

章 燕

女 (1962—)



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英國諾丁漢大學、劍橋大學訪問學者。長期從事英美文學、尤其是英語詩歌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先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項目等5項。研究方向及近年來的科研成果主要在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莎士比亞、跨藝術詩學等方面。出版專著有《多元·融合·跨越——英國現當代詩歌及其研究》《歷史·現實·想像——英國文學論集》《詞語博物館：歐美跨藝術詩學研究》（合著），譯著有《我知道他存在——狄金森詩歌選》（合譯）《莎士比亞詩歌全編·長篇敘事詩》（合譯）等，在國內各學術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70餘篇，主編、參編、參與翻譯各種詩歌作品、理論著作等10餘部。學術兼職包括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語文學研究分會常務理事、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英國文學研究分會常務理事、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詩歌研究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

自然在人性中的再造： 華茲華斯花園美學初探^①

章 燕

摘要：18世紀英國園藝得到大發展，花園設計理念主張對自然進行模仿和改進，以使得園藝呈現出理想化的美。華茲華斯作為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其花園藝術觀與當時的自然風景花園美學觀，或如畫花園美學觀有一定契合之處，但又存在本質不同。他的花園觀主張遵從自然之勢，但反對對自然進行所謂理想化的改進，注重花園與自然山野的融合、花園的民主意識及花園與普通人的共情。他的花園美學觀是對18世紀花園觀念的突破，與他的詩歌強調自然對人性的滋養相互呼應，他的花園成為浪漫主義時期花園引領心靈回歸自然本真的典型。

關鍵字：華茲華斯 花園 自然 民主 人性

The Recreation of Nature in Humanity: A Study of Wordsworth's Garden Aesthetics

ZHANG Yan

Abstract: In the 18th century, British horticulture developed greatly, and its concepts of garden design laid emphasis on the imi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nature to endow gardens with idealistic beauty. As a representative poet of English Romanticism, Wordsworth holds his own views of gardening which have some similarities with the aesthetics of the natural and picturesque garden at that time,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essence. Wordsworth advocates that gardening should follow the trend of natural spirit, and opposes the so-called idealistic improvement of nature, as his view of gardening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gardens and the natural spirit, the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of gardening and the empathy between gardens and ordinary people. With his poetic ideas which emphasizes the humanity cultivated by nature, Wordsworth's aesthetics of garden breaks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garden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becomes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Romantic Garden leading humanity to nature in the Romantic period.

Key words: Wordsworth; garden; nature; democracy; humanity

①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與視覺藝術關係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BWW085。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一生熱衷花園設計和建造。他的花園美學一方面對英國 18 世紀自然風景園林主張園林造型的不規則性和多樣性的理念有所繼承，同時也突破了自然風景園林單純注重景觀如畫美的局限，遵從花園向自然之精神的回歸。這一方面表現在人工花園藝術與自然山野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凸顯了花園建造理念中包含的人性自由，人與人關係的平等和諧以及情感依託與交流。在華茲華斯的花園美學中，花園不僅是引發視覺美感的景觀，更是激起他的想像和情感的處所，與他的生命過程相融相合。

一、如畫花園與華茲華斯的花園建造及研究

18 世紀，英國的自然風景園林得到極大發展，改變了歐洲自古羅馬時期至 18 世紀以來一直沿襲的規範、工整、秩序的園林傳統，對當時法國新古典主義風尚引領下追求平衡、規則、工整的園林造型進行了全面革新。17 世紀，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主張人對世界的認知應從感覺經驗出發，而非頭腦中先驗的觀念和智性。這一觀念為園林藝術應遵從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感知奠定了哲學基礎。來自歐洲大陸的風景繪畫和中國園藝在英國的傳播也使得園藝師欣賞一種來自現實的、活潑多變、不受理性和智性束縛的不規則形態的自然景觀。同時，自古希臘羅馬時期延續下來的田園詩及古典詩歌傳統中亦不乏對理想田園的描寫，這一文學背景也使園藝與詩歌產生了天然聯繫。在此文化語境中，文人，尤其詩人關心園藝，甚至介入園藝美學的探討、參與園藝的建構是較普遍的現象。華茲華斯熱心園藝設計和建造便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18 世紀英國園林設計理念始終與如畫美學緊密關聯。威廉·吉爾品（William Gilpin）在 1768 年出版的《論版畫》（*Essay on Prints*）中首次將“如畫”界定為“繪畫中那種令人愉悅的獨特美感的表達”。^[1]他在 18 世紀 60、70 年代在英國各地遊歷，撰寫了多部旅行指南書，並以如畫的觀念來描繪英國風景旅遊勝地，使當時的英國人意識到本國鄉村風景堪比歐洲風景畫作中的如畫之美。1782 年出版的《觀察瓦伊河谷及南威爾士等地》（*Observations on the River Wye, and Several Parts of South Wales &c.*）將如畫美學引入當時英國的文化爭論。隨著他《如畫美三論》（*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在 1792 年出版，如畫美成為英國 18 世紀晚期和 19 世紀初期的重要美學概念。如畫觀在 18 世紀後半葉風靡英國，推進了人們以觀畫的方式來觀看自然風景，即將自然風景作為構圖精美的畫作來欣賞。人們在旅行中使用一種特殊的鏡子即“克勞德之鏡”（*Claude glass*）來觀賞自然風光。這是一種塗了暗色的凸反射鏡，運用這種鏡子觀看自然景觀，人們仿佛看到法國 17 世紀畫家克勞德·洛蘭的風景畫作，自然景觀呈現出經由藝術改進的效果。其初衷是為了培養普通人對藝術美感的趣味，但這一觀念發展到 18 世紀晚期則受制於美感形式的禁錮和束縛，使人們的審美觀局限於美的視覺形式，使自然得以呈現出以藝術的美感形式改進自然的目的。

華茲華斯成長於英國造園運動和風景旅行的熱潮中，熟知 18 世紀英國花園設計理念，藏

有不少當時花園設計師和如畫美學理論家如理查·奈特(Richard Payne Knight)、普萊斯(Uvedale Price)、吉爾品等人的書籍。1803年，華茲華斯與藝術收藏家、畫家喬治·博蒙特(Sir George Beaumont)爵士結識，後者與藝術界、園藝界的朋友多有交往，尤其與普萊斯過從甚密，曾邀請普萊斯設計他的科爾頓莊園。由於與博蒙特的獨特關係，華茲華斯與普萊斯等人有直接往來。

華茲華斯一生建造了三處花園，即鴿舍花園、萊德爾山莊花園和科爾頓莊園中的冬季花園。他同時代的人們對其園藝設計和建造讚賞有加。冬季花園在完工之後得到普萊斯的肯定：^{[2]120}也有評論認為：“他【華氏】比我當時遇到的任何人都更進一步地將自然之美中那最純淨的詩意愉悅與培養這種自然之美的源泉與技藝結合起來。在考察風景的部分，他細緻入微，考慮到灌木叢、花壇、小徑，表現出有經驗的園藝師的嫺熟。”^{[2]93}①1830年，冬季花園被描繪為一座“完美的圖畫，每一處可能產生多樣性的景致都被抓住了，以展現最多變的安排。”^[3]然而，直至20世紀中葉，華茲華斯的花園建造並未引起學界太多關注。1968年，羅塞爾·諾伊斯的著作《華茲華斯與風景藝術》(*Wordsworth and the Art of Landscape*)出版，其中第三章集中論述了華茲華斯的花園建造及其園藝觀。2000年後，有關華茲華斯園藝的研究迎來了兩本專著：卡羅·布坎南(Carol Buchanan)的《華茲華斯的花園》(*Wordsworth's Gardens*, 2001)，以及彼得·戴爾(Peter Dale)與布蘭頓·顏(Brandon C. Yen)合著的《華茲華斯的花園與花卉》(*Wordsworth's Gardens and Flowers*, 2018)。兩部專著對華茲華斯的花園建造、花園理念、其詩中的花卉描寫進行了較系統的探討，是近年來華茲華斯花園研究成果的代表。發表於1994年的安妮·安德森(Anne Anderson)的文章《華茲華斯與科爾頓的花園》(“Wordsworth and the Gardens of Coleorton Hall”)也是研究華茲華斯花園與如畫美學關係的重要文獻。在華茲華斯花園研究界一般持兩種態度，其一認為他受到如畫美學的影響並傳承了英國18世紀花園美學的傳統，上述諾伊斯、安德森等人即持此觀點；其二認為華氏的花園理念有別於注重視覺愉悅的如畫花園，而是其精神樂園的體現，上述彼得·戴爾等人便是這一觀點的代表。

筆者認為，華茲華斯的花園觀產生於18世紀英國自然風景園林的革新理念和如畫美學的大環境中，這一園林理念和美學觀對華茲華斯的花園建造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他的園藝觀卻並未囿於自然風景花園和如畫花園的觀念，而是主張尊重自然的本性，反對對自然進行所謂的理想化改進，推崇花園與自然山野的融合、與普通人的共情、與生命過程的交融，這其中包含了他對花園政治霸權的警醒，對自然滋養人性、傳遞情感的關切。他的花園美學觀在汲取自然風景花園和如畫美學的基礎上又突破了其單純的視覺景觀之囿，與想像力和情感互通互構，成為浪漫主義時期花園引領心靈回歸自然本真的典型。

① 此論出自柯爾律治的侄子約翰·泰勒·柯爾律治(John Taylor Coleridge)之口。

二、花園的自然野性與本真

1805年10月17日，華茲華斯在給喬治·博蒙特的信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帶著對大地的敬仰，您有一個可靠的優勢，即，自然之勢……您的莊園宅邸將是屬於鄉村的，而非鄉村為您宅邸的附屬物，在此，不會有錯。”^{[4]198} 他明確提出莊園的建造要依自然的優勢（advantage）。“讓自然成為一切，要注意，人所作的一切都應符合自然之道。”^{[4]202} 在他後來的《湖區指南》中華茲華斯再次強調：“原則簡單：尊重大地——只要你能做到，就要依自然的精神，帶著藝術的無形之手來工作。”^[5] 可以說，華茲華斯的花園理念首先是對自然的尊崇，從自然中汲取靈感，最終回歸自然。藝術要順應自然的樣態，遵從自然的法則，而不是去對不符合所謂花園藝術之美的自然進行改進。在此，華茲華斯的花園理念與18世紀初期艾迪生主張園林仿造自然、遵循自然的不規則性和多樣性有相通之處。

1806年11月7日，華茲華斯在給博蒙特的信中透露出冬季花園的設計理念最初源於艾迪生髮表在1712年《觀察家》第477期上的文章。^{[4]257} 在該文中，艾迪生讓人們看到“一個充滿自然野性的處所，一個我們鄉間沒有被開墾修飾（uncultivated）的地方。……其中植物種植的佈局呈現出不規則性，可以在大自然的許可下最大限度地進入一片荒野。”^{[6]462-463} 18世紀晚期，如畫美學內部產生意見分歧，以普萊斯為代表的如畫美學家對布朗式園林^①平滑圓潤的風格進行強烈抨擊，與布朗的繼任者雷普敦（Humphrey Repton）發生了激烈爭論。普萊斯主張粗糙、多變、不平衡的如畫美，這與18世紀早期艾迪生等人提倡的不規則性雖有相合之處，卻仍存在不同。如畫美學聚焦景觀的畫面感，而艾迪生則關注自然的真實樣態以及自然與人性及情感之間的聯繫。華茲華斯雖受到如畫花園注重自然景觀的影響，對普萊斯的花園理念有所肯定，但卻在實質上返回了艾迪生不規則自然花園蘊含的自然的情感和想像，更注重對於花園中自然本真性情的體認。1810年他與博蒙特一同造訪了普萊斯的福克斯裏（Foxley）莊園。在隨後寫給博氏的信中他流露出對該莊園的不滿，認為那“貧瘠和單調的風景，如果不是最初以大自然的慷慨為特色，一定無法保留藝術、職業和生活需要留給自己的各種令人振奮的多樣性，而這些多樣性永遠不會失敗。福克斯裏莊園缺少這種人性的品味。”^{[4]527} 他尤其反對普萊斯以景觀之美的名義對自然加以任意改造：“（他）對景觀的形式變得細膩和挑剔，他有控制景觀的權力，如果景觀在情緒的方方面面，在每一個視角上無法完全取悅他，那麼他的權力就成了他的法則。”^{[4]527} 這裏的權力指園藝家對自然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所謂的理想美的強力之舉。

① “布朗式園林”指18世紀中葉英國園藝家蘭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所設計的莊園式園林。他一生設計建造了一百多座園林，被人稱作“能人布朗”（Capability Brown），英國自然風景園藝在18世紀由布朗推向高峰。他的園林建造一般依自然之勢進行設計修建，有著遼闊的草坪、湖泊、蜿蜒的小路和樹林帶等，給人開闊曠遠的感受，但發展到後來表現出一種程式化的傾向。

華茲華斯順從自然樣態、遵從自然精神的園藝觀在他的鴿舍花園中有突出體現。這是一座充滿自然氣息和山林之原初野性的花園。鴿舍原為格拉斯米爾湖畔的一處小客棧，坐落在山腳下的路旁，房屋背後是一片自然山林，屋後不設圍牆，山坡與人的居所以及花園連成一個整體。花園將房屋環抱，又與自然山野融合，使自然的氣息隨山林之風穿過花園，傾覆於人的居所。花園中的石階佈滿青苔，沿石階往上走是長滿青草的斜坡，石階很快蜿蜒著隱沒在密林之中。人走在石階上，穿行在樹林中，樹叢將石階與人圍抱，人仿佛融進自然的野性之中。人工栽種的花草樹木並非刻意對充滿野性的自然風貌的改進，而是力圖回到自然的最初樣態，來到這鬱鬱蔥蔥的花園中，就如同沉浸於自然的山野。花園很少人工匠氣，更無如畫般的景觀渲染，仿佛天然渾成。



圖1 山野中的鴿舍花園
(作者拍攝，2018年)

在眾多花草中，華茲華斯偏愛紫藤、蔓生植物和雛菊這類平凡而不事張揚的草木。在布朗式園林中，大草坪整潔寬闊，一望無際，而在華茲華斯看來，只有那整潔的大草坪中自然生長，星星點點閃爍其中的雛菊才是園林中的真實生命。在他寫於1802年的《致雛菊》中，他對這平凡的小花表達了無限的愛：“你是自然界平凡的草木，/神態謙恭，容貌也樸素，卻自有一派清雅的風度。”^{[7]66}自然是引領者，是導師，這在於自然本真中蘊含的不張揚、不做作、不修飾、不裝點的性情。它在於景觀的宜人悅目，更在於對性情的滋養，對詩性的激發，在這個層面上，花園作為外在的自然處所與他詩歌創作的內在心境是一致的，達到了內與外的合一。正是在鴿舍花園，在這種自然與內心互為表裏的狀態中，華茲華斯完成了多首膾炙人口的詩作，包括著名的《致布穀》。詩中的“我”靜臥在草地，聽那“飄忽的音波 /……從山崗飛向山崗，/迴旋在遠遠近近。”仿佛那是“無形精靈”，引領著詩人“向林莽、樹梢、天上 /千百遍瞻望不停”，又“越過幽林和草地”“多次遊蕩”，它帶著“一種愛，一種希望，/被追尋，卻不露形跡”，而這“吉祥的鳥兒”正宜於“在我們腳下”這“縹緲的仙界……住家”。^[8]詩人在此園中聽這精靈般的鳥兒鳴唱，卻不見其蹤影，這無形的樂音激發了詩人對超越自然與天際的愛、希望和心靈的嚮往，而花園正是這一精神存在的棲息地。由此，華茲華斯花園對自然本真的注重實質上是對人的自然性情的關注，是對生命本然的自在性和精神超越眼見景觀之囿的追尋。

三、花園中自然的民主政治

18世紀英國的自然風景園林大多為貴族莊園式園林，其中建有莊園主的宅邸及圍繞這些宅邸而建造的花園。華茲華斯主張莊園中的宅邸建築應與自然相互協調，甚至隱退於自然之中。在給博蒙特的信中，他用了“retired”一詞與“dominate”（支配、控制）的概念進行抗衡。“retired”意為宅邸的建築應表現為“退避的”“消隱的”，以消滅其表現出的浮華與驕縱。“我們確實有等級、世襲立法者和大地主的區別，但由於眾多原因，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以至於從前附屬於土地上的巨大財產的那種崇高或壯觀的利益現在不可能存在了；那種詩意般的驕傲、浮華和環境；以及任何可以被視為對違反自然神聖性的行為進行補償之事，也都不可能存在了。”^{[4]200}18世紀末，貴族、鄉紳依附於土地的狀況發生了改變，他們欲通過違反自然之道而建造宏偉壯觀的宅邸來顯示其高貴身份的意圖，也必然隨之改變。因而，為顯示社會上層階級地位和身份以及貴族的聲望和家族的榮耀而公然抵制自然的謙遜品格，這是一種園林的政治霸權。在華茲華斯看來，“我們將整個鄉村裝入一個貴族的衣服裏，這是用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兒來替代偉大的東西。”^{[4]201}

華茲華斯所宣導的園林建築理念體現出他在政治上的民主意識、平民關切和平等自由的意志。他尤其反對將莊園宅邸周圍的普通人、貴族家中的佃戶所居住的農舍移出園林，並讚賞普通鄰里間的交往與融合。“我們該怎樣說到許多宏大奢豪的宅邸呢？它們無條件地將人們驅逐出鄰近之地，這些豪宅，無論住著是否感到幸福，它們都做著寓言故事中所講的箭毒木的害人事。它們呼出的是死亡和荒涼。”^{[4]205}奢豪的宅邸是主人身份的象徵，代表著他的社會地位、財富和強權，而它所拒絕的正是人性中的溫良、謙卑、善意和友情。華茲華斯的園林觀與此正相反：“當我身處一個大莊園中時，沒有什麼能讓我感到如此高興和感動，以至於我能夠說，這個人不是他（身份地位）之狀況的犧牲品，……他有著謙卑的心靈，人類的情感，他享受到真正的簡樸，便得到了享受幸福的最好機會，……因為沒有簡樸就沒有真正的富足，沒有創造的美，也就沒有人類心靈構造的洞見。”^{[4]201}

華茲華斯拒絕花園或園林成為政治強權的表徵，這在他的詩作中也有鮮明的表達。詩作《鹿跳泉》（“Hart Leap Well”）^①描寫了曾經發生在約克郡北部山間的一次盛大的狩獵以及為紀念那次狩獵而建造的花亭、石潭和華屋。詩的第一部分聚焦公爵率一幹人馬死命追逐一頭可憐的公鹿，將其逼至陡峭的山崖邊，致使它冒死跳下山崖，命斷山泉旁。面對倒地呻吟的公鹿，公爵不僅毫無悔意，且決意要為紀念他狩獵成功，也為公鹿跳崖的壯舉建造一個石潭和一座“遊

① 據華茲華斯原詩的注釋記載，“鹿跳泉是一股涓涓的流泉，位於約克郡由裏士滿通往阿斯克裏格的近旁。……該泉得名於一次盛大的狩獵。”此處提到的裏士滿和阿斯克裏格均為約克郡北部的城鎮。

樂的華屋，/搭一座富有田園情趣的花亭；/讓過往客人歇腳，讓遊人留宿。”^{[7]117-126} 華屋、花亭、石潭構成的是一座典型的逃避現實苦難的樂園，而此詩中的樂園卻建立在鹿死泉邊的殘酷現實之上。樂園象徵的是公爵代表的強權對自然的征服，對弱者的施暴，這樣的樂園在華茲華斯看來必將衰敗：

那些樹，無枝無葉，灰暗蕭索，
那土岡，不黃不綠，荒涼枯瘠；

.....

我眺望那座荒山的遠處近處，
從來沒見過這等悲涼的景象；
仿佛這地方春天從來不光顧，
仿佛自然界萬象都甘願衰亡。

那樂園雖建在樹林間，山泉旁，但它卻是對自然施暴之後的結果，象徵人類對自然的侵犯和傷害，因而，這樂園終被自然所拒絕和唾棄，成為一片荒涼淒慘的花園廢墟。

在華茲華斯的《序曲》的第八章中有一段描寫中國萬樹名園的著名華彩段落：“它彙集/最遼闊的帝國之各方風物，以山水/亭樓圓著奢華的癡夢”（《序曲》第八卷，第77-79行）^{[9]①}然而，在華茲華斯的心中，這無與倫比的皇家園林儘管華美，卻是權力的象徵，他對奢豪華美的皇家園林的描繪不過是為了襯托他所傾心的自然之美，認為“來自於/那些由鄉間的靜謐所統轄的妙境，/它們首次將美感注入我的心中；/都是些優美的境地，遠勝過那個/萬樹名園——熱河的無與倫比的山莊。”詩人將這恢弘的園林與他所在的湖區進行了對比：

那育我成長的樂園遠比
那個山莊可愛，其所富有的是大自然
原始的饋贈，.....
自由的人們，為自己勞作，自由地
選擇時間、地點、目標；以自己的
需求、自己的安逸、天然的事物
牽掛為嚮導，在欣悅中達到個人

① 據華茲華斯《〈序曲〉，或一位詩人的心靈成長》的中譯者丁宏為考證，華茲華斯有關中國承德避暑山莊的知識來自英國人約翰·巴羅（John Barrow, 1764-1848）1804年出版的《中國之旅》（*Travels in China*）。巴羅於乾隆朝晚期作為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的內務總管來華，“萬樹名園”即承德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之二的乾隆皇帝的萬樹園。

與社會的目的”。

（《序曲》第八卷，第 98-105 行）

顯然，在華茲華斯筆下，華美的中國皇家園林比不上他所生活的湖區那淳樸自然的田野，它遠比那遙遠東方的園林更加可愛，因為這是大自然的原始饋贈。湖區的自然帶來的不僅是未被雕飾的山野之美，更帶來了自然純樸的勞作，自由疏放的心境，以及由這樣的自然滋養的質樸而仁厚的心性。華茲華斯這段描寫是否存在著有意貶低中國園林的意圖可以作為另一個論題進行研究和討論，^[10]但他對園林作為政治權力的象徵而堅決予以否定，這一態度是明確的。

四、花園與自然中的人性與情感

1806 年華茲華斯應博蒙特夫婦的請求在科爾頓莊園設計建造冬季花園。在給博蒙特夫人的信中，他提到冬季花園要“嚴格按照《觀察家》上的冬季花園的樣本”^{[4]272}來設計。《觀察家》上的冬季花園指的是艾迪生 1712 年發表在《觀察家》第 477 期上的《關於花園的信》中所提到的花園。在該文中，艾迪生假託一位熱心園藝的讀者提出要建造一座以一年四季永不落葉的常青樹環抱的冬季花園。因為“在一年中那些最為不適的日子裏，我們往往只有很少的幾縷陽光和溫暖的天氣，……在這樣的時候，我想，若是能在我打算建造的冬季花園裏散散步，便沒有比這更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情了。”^{[6]465}該文為華茲華斯設計冬季花園至少提供了兩點參考，一個是冬季花園的作用，二是冬季花園的植物選擇。

就冬季花園的作用來說，華茲華斯認為：“它（應）盡可能呈現出深邃、隱蔽和幽靜的樣貌。……這是一個冬天無法觸及的處所，不會呈現出寒冷、荒蕪的景象，而其他地方的自然則是冰冷、破敗和荒涼的。”^{[4]272}這溫暖的冬季花園將給人們帶來一種情感和精神的庇護，仿佛在嚴酷的外部環境中保留了一份心緒的寧靜、情感的依託。若說這是從嚴酷現實的逃避，毋寧說這是他刻意追尋的精神家園。花園不僅帶來景觀上的審美愉悅，更是一種人性與情感的棲息地。

在植物選擇方面，艾迪生提出了在冬季葉子也不會落敗的常青植物，如常春藤（ivy）、月桂樹（Laurel）、角樹（hornbeam）、冬青（holly）以及與這些植物有著類似質性的樹木花草。華茲華斯對這些常青植物非常喜愛，力主在冬季花園中排除落葉樹。儘管落葉植物在某些季節能夠給花園帶來多變的、五彩繽紛的色澤，但“同樣的效果可以由另外一些手段予以補償，而這些手段會較少地與不該忘卻的心緒相衝突，較少地與此地的情調相衝突。”^{[4]272-273}隨季節而變化的落葉樹木雖能在適當時節綻放出璀璨光彩，但它們卻不能護佑一種長久安寧的意緒，尤

① 胡玉明認為華茲華斯對中國皇家園林的想像帶有其鮮明的政治目的，不僅他對中國園林的描述完全基於想像，而且他有意“將其作為表達理想自然的一個‘他者’，因此，無論是馬嘎爾尼、亞曆山大，還是華茲華斯，他們所呈現出來的都不是中國園林的本來樣貌，而是依賴某些被‘普遍認同的理解代碼’來生產合乎需要的關於中國園林的知識。”

其在冬季，植物的落敗帶來的是無盡的寂寥和荒蕪。他尤其喜愛常春藤和冬青，冬季花園的農舍、山牆都覆蓋著濃密茂盛的常春藤，充滿永不衰敗的生命，表達了一種情感，護佑了一種心緒，滋養了一種精神。

花園也體現出人與自然的共情。華茲華斯的花園設計不主張運用礫石，認為用礫石鋪就的道路雖然寬闊，卻破壞了身處自然的感受。“路面的礫石光光的，沒有足跡和草叢，一看就是人工造就。”^{[4]202} 草叢中的足跡保留了人與自然相處的印痕，礫石路則破壞了天然的美，更消泯了曾經的生活體驗和往昔時光的留痕。

花園也是家庭成員和鄰里間共情關係的體現。鴿舍花園是華茲華斯和家人共同建造的成果。在華氏兄妹年幼時他們的父母便雙雙離去，哥哥威廉（即華茲華斯）與妹妹多蘿西和弟弟約翰三人的親密關係非比常人，妹妹被視為華茲華斯的精神伴侶，而弟弟在華茲華斯的眼中則是“沉默的詩人”，鴿舍花園成為他們情感聯結的集結地。哥哥威廉和妹妹多蘿西為花園的建造共同勞作，弟弟約翰也為花園的建造出謀劃策，建造園中的苔蘚小屋（Moss Hut）便是約翰的主意。花園的建造過程以及花園本身這一處所增進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交流，同時，它也增進了家庭花園與湖區這一天然園林之間的勾連，使得家庭私人花園成為自然的一部分。

莊園或花園的建造不可避免地遇到鄰里關係問題，而與鄰里的和諧共處是華茲華斯花園理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建造鴿舍花園的過程中，華茲華斯和家人時常從鄰家要來花草植物的種子種植在園中，鴿舍花園中的石階是他和鄰居^{[2]104}一起搭建。當時的莊園建造為了打造寬闊曠遠的景觀會將附近的農舍移往別處，而對於華茲華斯來說，周圍沒有鄰居，鄰里間視若陌路，這對他來說難以忍受。“就我而言，剝奪我周圍的人，我認為這是我所經歷的最大貧困之一。你會擁有的所有的孤寂帶來的匱乏，而不是從孤寂中得到提升。”^{[2]104} 雖然華茲華斯傾心於獨處，花園也給詩人提供了獨處的場所，是他將自然和自我相互勾連的家園。然而，花園也為人際之間傳遞情感提供了契機。景觀激發的審美愉悅在華茲華斯看來與自然所喚醒的人性、情感力量和善良的意志緊密相關。“讓一個有錢有勢的人通過他周圍鄉間的樣貌表明，他踏足的是這個時代的善良意志，讓他支持鄉村農業的改善，清除迂腐，讓最為粗糙的實用性與更為智性的藝術和諧地結合起來，並在這種結合中得到最興盛的發展，讓他盡可能地與周圍居住舒適的佃戶們在一起，這樣做會帶來一個國家所有的最佳榮耀：茂盛的田野、歡快的房屋，在他莊園的園林和樂園中，讓自己盡可能地消隱不見。”^{[2]104} 這便是華茲華斯心中莊園擁有者及其周遭鄰里之間的理想關係。古典田園理想注重的是在自然中尋求遠離現實的永恆樂園，而華茲華斯注重的是花園所滋養的人性、情感與善良的意志。園藝家應做的就是借助這一人工藝術來實現自然對人性的塑造和情感的滋養，它既是對自然的尊崇，又在這一活動中促使自然去提升人的心性和向善性。因而，無論是園藝、繪畫，還是詩歌，在華茲華斯看來，“沒有任何人文藝術僅是為了滿足某個個人或階級的需要，畫家或詩人如果這樣做就多少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藝術的真

正僕人向擁有公正而開明的心智的人類致敬。”^{[2]104}

花園的情感傳遞也體現在華茲華斯在科爾頓莊園及冬季花園建成之後不久創作的若干詩作中，是華茲華斯銘文詩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 1808 年的《萊斯特郡科爾頓莊園喬治·博蒙特爵士之座題詩》（“In the Grounds of Coleorton, the Seat of Sir George Beaumont, Bart. Leicestershire”）中，他寫道：

含苞盛放的玫瑰、金合歡和松樹，
不會毫不情願地將位置讓出，
若是旁邊的雪松長得茂盛，
那是博蒙特和華氏親手栽種。
一個人努力追求這沉默的藝術，
而叢林已聽到他者的沉思之曲；
他們的性靈投身於此而合一，
因知識的交流和悅性的傳遞。^①

該詩刻在園中一處石階盡頭的紀念碑上，是為紀念華茲華斯與博蒙特共同栽種的雪杉樹而作。詩句以充沛的情感書寫了花園的建造融入了華茲華斯本人和博蒙特之間親密情感的傳遞。詩的後半部分進而思考了花園的永恆性。詩人想到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可能會有畫家或詩人來到此地，對它進行書寫和描繪。正是在時間的流轉中，詩人將花園連結的情感推至未來：“某一天或許有畫家落座於此，/ 未來的詩人會在這兒吟哦作詩；/ 當靈感徘徊盤旋於這塊土地，/ 遙遠的顯赫年代就不會被漠視。”實際上，這並非他的空想。花園落成不久，即有多位畫家前來冬季花園駐足作畫，其中尤以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前來此地，創作著名的畫作《約書亞·雷諾茲在科爾頓莊園的紀念碑》（*Cenotaph to the Memory of Joshua Reynolds, Coleorton, 1833*）為人所稱道。

1808 年，華茲華斯應博蒙特之約創作了一首紀念畫家雷諾茲的詩作《應博蒙特之約》。^② 詩完成後被刻在園中為雷諾茲而建造的一尊紀念碑的基座上，上面是一個方形的紀念甕瓶。詩

① 本詩及以下詩作均為筆者自譯。

② 原詩題目為“Written at the Request of Sir George Beaumont, Bart. and in his Name, for an Urn, placed by him at the Termination of a newly-planted Avenue, in the same Grounds”，中文譯為《應喬治·博蒙特爵士之約並以他的名義為置於同一園林中新道盡頭的甕瓶而作》。雷諾茲（Joshua Reynolds, 1723-1792）是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的首任院長，與博蒙特在 18 世紀 70 年代初次相識，1792 年辭世。博蒙特非常崇尚雷諾茲的藝術才華，在科爾頓莊園最終建成之後便在園中為他立碑已表達紀念哀悼之情。華茲華斯通過博蒙特結識了繪畫界、藝術界的友人，對雷諾茲亦多敬仰之情。



圖2 康斯特勃的著名畫作《約書亞·雷諾茲在科爾頓莊園的紀念碑》
(Genotaph to the Memory of Joshua Reynolds, Coleorton, 1833)
(現藏於英國倫敦的國家畫廊 National Gallery)

描寫了紀念碑周圍的園景和樹木：園中樹影婆娑，環繞著紀念碑，營造了一種莊嚴肅穆之感。詩也傳遞了畫家之間的友情：“據一位狂熱的藝術追隨者自稱，/青年的時候，便對他十分傾心；/尊敬、愛慕，在雷諾茲辭世之際，/他悲痛又驕傲，歎英國豪傑的離去。”華茲華斯這首銘文詩傳遞了花園中保有的人際之間永不泯滅的情感，而這一情感傳遞被浪漫主義重要的風景畫家康斯特勃的畫作推向了高峰。博蒙特非常賞識康斯特勃的才華。1823年，康斯特勃受博蒙特之邀在科爾頓莊園居住了幾個月，創作了多幅科爾頓莊園的速寫畫作，其中就有雷諾茲紀念碑的速寫草圖。1833年，他根據該草圖完成了一幅精心製作的油畫，即那幅著名的《紀念碑》。如果說華茲華斯的《萊斯特郡科爾頓莊園喬治·博蒙特爵士之座題詩》是想像並歌詠花園在未來的不朽，而《應博蒙特之約》則回憶往昔情感的不滅，將花園的精神通過詩作推向了永恆，那麼，康斯特勃的畫作則憑藉畫面勾勒出這一園林中的情感元素和精神價值。密林中紀念碑佇立於畫面的中央，兩邊有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的半身塑像與逝者相伴，仿佛久遠的往昔與當下有著冥冥中的對話和情感勾連；一只回頭望向觀眾的雄鹿好似在向今天的我們發問，尋求這紀

念碑所紀念的對象、這建造紀念碑的主人、這題詩的作者……這過往的一切是都已經逝去，還是仍然在我們身邊縈繞？只有樹叢上方湛藍的天空，給這神秘未知的處所帶來一抹亮光，昭示著生命正從過往走向未來。花園、畫作和詩作，在此融為一體，帶給人們最為觸動心靈的那一永不消逝的時刻。

華茲華斯作為英國浪漫主義的重要詩人，不僅在詩歌創作和詩歌美學方面對 18 世紀新古典主義詩歌及詩學進行了全面革新，他的花園理念與花園建造也同樣是改造歐洲新古典主義園林觀念的一個典型案例。同時，他在繼承英國自然風景園林美學以及如畫美學的基礎上提出的花園建造應向自然山野回歸，以自然花園的真實質樸、平等和諧的精神來滋養人的情感和心性，並抵制花園中的等級秩序、政治霸權等觀念，開拓了英國 18 世紀自然風景園林之後的浪漫主義花園美學。這一花園美學與他的詩歌及詩學互通互構，成為英國浪漫主義跨藝術詩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

【參考文獻】

- [1] Gilpin W. An Essay on Prints[M]. London: Printed by A. Strahan, printers-street, For T. Cadell, Jun. and W. Davis, in the Strand, 1802: xii.
- [2] Noyes R. Wordsworth and the Art of Landscape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3] Anderson A. Wordsworth and the Gardens of Coleorton Hall[J]. Garden History, Winter, 1994, 22(2): 206.
- [4] Wordsworth W. Letters of Wordsworth the Family, from 1787-1855, Vol. 1[M].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Knight, Boston and London: Ginn and Company, Publishers, 1907.
- [5] Wordsworth W. The Guide through the District of the Lakes[M]. London: Longman Co., 1835: 66-67.
- [6] Addison, J. The Works of Joseph Addison Vol.5[M]. Edited by George Washington Greene, New York: G. P. Putnam & Co., 1854.
- [7] 華茲華斯，柯爾律治．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詩選 [M]. 楊德豫，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 [8] 華茲華斯．華茲華斯抒情詩選（英漢對照） [M]. 楊德豫，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63-65.
- [9] 華茲華斯．序曲，或一位詩人的心靈成長 [M]. 丁宏為，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217.
- [10] 胡玉明．園林的政治——《序曲》中的中國園林插曲 [J]. 國外文學，2020(04)：58-65+154-155.